

四
書
溫
故
錄

四書溫故錄目次二

趙佑學

論語二

北辰

禘

反坫

桴

觚

黻冕

溝洫

執圭

享禮

裘

會同

諒陰

書紳

東周

問事鬼神問死

正名

中行狂狷

兩書字讀

兩焉字讀

三喚讀

其斯之謂與讀

計共一萬七百字有奇

北辰

論語爾雅二疏皆出邢氏而有互異處如爾雅北極謂之北辰疏極中也辰時也居天之中人望之在北因各北極斗杓所建以正四時故曰北辰論語疏亦載之少却人望之在北及斗杓所建二語人望之在北不可刪也斗杓所建則闌入北斗刪之較簡淨矣然訓辰曰時仍未切蓋北辰卽史漢並言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秦一之常居也名曰紫宮是也索隱引春秋元命包曰宮之爲言宣也宣氣立精爲神垣又

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則辰卽言宮言垣義。與衆星之次舍謂之辰者。不必有異。特衆星無常。北辰有常。故經言其所言。居集註釋以不動。實原于此。而後來說者紛然不一。漫主無星爲辰。旣失其一明者之義。至以北辰亦動爲朱子攻瑕。殊不思天體本動。北辰何得不動。動自不待言。而謂之不動者。動其運用。不動其本體。每初昏輒見如是。是不動矣。抑雖動而其爲中宮自若也。則所謂常居也。所謂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也。猶

之言無爲而治。聖王之治天下，豈果能無所作爲哉。有爲者其迹，無爲者其神也。又邢疏所謂淳德不散，無爲化清，而集註因之言其象如此者矣。今徒執不動爲不動，不知動之爲不動。讀朱註先死煞句，下謬添出動以求勝。于是又有說者，以言動爲背朱不可用，皆不思也。若陸壘經世驪珠，仍主天體無星處謂之辰，而以北辰居所謂統星之長，只將下衆星句對看，便見辰字本位自連入北極，添出動與不動，模擬遂多云云，則似謂北辰且非北極，尤支離背誕而作。

考証者探之所不解云

禘

予說春秋爲禘說于五百餘言。明大禘吉禘之爲二。以漢儒混并禘祫始于孔安國論語注莫不善于鄭康成禮注。至朱子始用趙伯循及陸淳說明祫之爲合禘則止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其祖配之而不及羣廟最爲不刊。若邢疏謂禘所以異于祫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廟與祫同未毀廟之主則各就其廟而祭。蓋襲孔穎達說于經傳全無可據不足云也。安國之注惟不察魯禘本僭又不察大禘不及昭穆故謂

既灌之後。明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案灌所以迎神。既灌而往。則爲迎牲獻鼎諸事。其昭穆各主。自應卽于灌時序之矣。何待灌後。定公八年。從祀先公。公羊傳言。文公逆祀。定公順祀。穀梁言。貴從正也。則豈足援遠事以爲近証。抑豈天子言此。時尚在定八年以前哉。集註則皆棄而不用。此其所以獨得精義也。雖然。集註精矣。而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云云。此一段猶有未安。蓋所謂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或

有其事亦惟使其祀周公得用天子禮樂如六佾八佾之別耳。並非羣公得皆用之。更無郊禘在內。則矣。郊禘與周公何涉。而魯君儼用天子車服。徒益生者之崇侈。更與周公乎何涉哉。程子之以成王賜而伯禽受之爲皆非。亦徒爲明堂位牽鼻也。魯惟因周公廟得用天子禮樂。遂浸尋廣及羣公之廟。不知其始自何公。然觀初獻六羽之書。則其僭蓋在隱公前。隱特以仲子之宮而疑其事耳。若郊禘之僭。則實始自僖八年之書禘。三十一年之書卜郊。僖以前未嘗有。

以爲惠公請之者非也。魯之有頌，亦僖始僭之，以爲季孫行父請之者，皆非也。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而公羊亦載子家駒之對昭公，明明以爲僭，並未一及何王之賜，其得輕以誣成王乎？此予于胡傳舉正，備論之者也。乃自漢以來，諸儒皆知明堂位未可信，而卒不免出人乎其間。朱子亦未暢然辨之，甚矣折衷之道，蓋其難哉。

最可怪者，竹書紀年紀成王十三年，魯大禘于周公廟。成王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豐，則何得十三

年先有周公廟。日知錄引之。以公字爲衍。而拔襄
十二年左傳。臨于周廟。杜注文。王廟者當之可矣。
而不思是時。周公方存。成王未賜。魯何以肆然得
舉大禘。將毋禮不王不禘之言。妄耶。既有周廟。得
禘。文王何以後此。傳類書禘若禘于武宮。禘于襄
公。禘于僖公。不聞一及周廟耶。顧氏不能是正。反
謂其可由是而知禘之說。以聖人之所不知者。而
特取徵于雜亂不經之書。是又明堂位所未及也。
彼陸氏謬謂周公未沒。已用禘樂。亦卽從竹書出。

而不知其不可通故皆置之不辨

反坫

今十三經注疏每卷末各有考證若干條出校刊時諸人雜探爲之率淺陋求其實在裨助經義十不能三而無故求異者多有茲偶舉其一如論語有反坫注反傳之坫在兩楹之間臣宗楷按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云外向室也黃震亦云反者向外之名坫者別設大門屏之名然則爲兩君之好有反坫者蓋欲容儀衛之衆以爲此向外之室耳據郊特牲以反坫與臺

門相聯。汲冢書以反堵與四阿相聯。本文以反堵與
樹塞門相聯。恐均是居室僭倭之事。案此說似乎得
間。尚遺却明堂位以反堵出尊與山節藻梲。複廟重
檐。刮楹達鄉相聯。並爲天子之廟節。一語之更覺可
據也。然鄭氏注禮。與此注無異詞。孔疏以反堵亦在
廟中。故雜言廟飾。則非有抵牾。汲冢之四阿反堵相
聯。卽云爲宮室名。而外向室之注。亦非致確。古禮名
物。儘有物異而名同者。安見彼反堵之不與此反堵
偶同一稱。本文若止言邦君居室。寧則何不如郊特

牲例卽于樹塞門下。並言有反坫。而必別爲一條。重
言爲好。郊特牲言大夫之僭禮。恐正因論語此文類
及之。其下尚有繡黼丹朱中衣。何必獨爲居室事。足
知集註從鄭之非漫然。無取妄生支節矣。始予嘗以
三歸包曰。娶三姓女者。似較勝于臺名之解。蓋媵雜
二姓。春秋所譏。齊桓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姓雜姬
嬴。則管氏娶三姓。或亦有之。旣而思之。古事旣無的
攷。舊注止屬模糊。且若是。則是非禮。豈徒不儉。而朱
子獨據說苑改者。正以諸侯有觀臺。大夫有囿臺。則

有臺非管氏之踰分。但儉者自當不肯爲此。故以爲不儉証。而或遂謂之知禮耳。又如臧文仲事。舊以居蔡與山節藻稅爲二事。集註始并爲一。說者疑之。蓋不知臧氏世爲魯守龜之大夫。不得爲僭。近鄞全祖望申証其義甚明。予重錄入春秋案中。凡集註不可妄議如此類。學者正宜知所審別。勿效毛西河諸人之多事也。

桴

聖人道濟天下必無忽思辟世之理。乘桴浮於海。以質書。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詩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桴卽方也。編竹木爲之。大者曰筏。小者曰桴。全與舟楫異用。何可乘以浮海。豈過激而爲此言耶。竊以此正狀道不行實在處。海以喻滔滔皆是。若涉大水。其無津涯之意。桴卽欲濟無舟楫意。言道之不行。如乘桴浮于海然。欲以一人之力。濟天下之艱。所托者小而所期者大。鮮有不疑且阻者。皇皇獨有一我。誰與

相從其唯由之忠信明決能之歟此亦惟我與爾有
是夫之意故子路聞之喜喜其得爲聖人行道之與
也而子嘉其好勇正以力行任道之誠能出入于死
生患難之中而不奪曰過我者深許之也又曰無所
取材則就前言作轉語寄歎更深矣言我誠汲汲于
行無如世事茫茫無之非海徒多望洋之思絕少可
乘之具無論其大并桴亦無從假手其若之何蓋重
歎其不得尺寸之柄而用之也材鄭注以爲桴材極
耐尋味惜其解上文爲聖人微言以子路不解故戲

之則似聖人乃好作諧語者而疏因以浮海與欲居九夷同音何注則以材與哉同朱子又以材與哉同竊謂如字解自合

子欲居九夷亦是聖人之道甚大看得六合同第無地不可居無人不可化之意豈謂中國不得行其道而反望之異域哉老子之跨青牛出函關世傳有所謂化胡經者非正實也但既千載因仍則予說亦姑存其異而已

觚

禮器。有一爵。二觚。三觶。四角。五散。皆以盛酒之數爲名。觚自當從酒器之正。漢以後。木簡亦名觚。故文人有深觚之說。丹鉛錄云。春秋時未有也。然注言一升曰爵。二升曰觚。疏卽取諸詩卷耳疏。所述韓詩說。觚寡也。飲當寡少。皆釋其名。而未詳其制。集註亦第言有稜而已。予因校四庫書。閱明劉績三禮圖所記云。觚考古圖。高尺一寸。口徑五寸有半。深六寸有半。足徑二寸。深三寸。有容六合。足半之。李氏錄云。此器口

可容二爵。足容一爵。禮圖所謂二升曰觚也。腹作四稜。削之可爲圓。故曰破觚爲圓也。足之四稜。漢宮鳳闕取以爲角咽。故曰上觚稜而栖金爵也。博古圖有容四合至一升者。又云。古人恭慎。凡酒器執之恐墜。觚爲稜以礙手。狀如今之屋脊。故後人以屋脊謂之觚。稜者是也。案此。則觚體本方有四角。又刻爲稜。腹足皆具之。如廉隅之象。以比人之耿介。故從孤名。觚。夫子之歎不觚。度當時已嫌其礙手。而削圓之亦世道喜圓惡方之一端歟。其猶謂之觚者。蓋容二升如

故耳。至博古圖所說，又大小不齊矣。續字用熙江夏人所著三禮圖八卷，以漢唐人言禮器制度，不合經典古意，獨從鄭康成聶崇義後，舉井牧溝澮壇廟宮室車旂冠服諸器物，一一繪其體式，辨其名義，大要以博古圖爲依據，亦時出臆斷，瑣悉未必盡當，要之不失爲用心求古者，故偶就其一端存之。

黻冕

此黻與黼黻之黻不同。黼黻字從黹。黹干下裳者黹。紕也。刺也。此黻冕連文。別是古蔽膝之衣。以韋爲之。通謂之鞞。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鞞。字從韋。亦通作芾。與紕。今則皆與從黹之黻并一矣。唯禮明堂位有虞氏服鞞。此一字尚存古。左傳衮冕黻珽。與火龍黼黻二字全無別。然孔疏自明析可考。孔氏五經正義實經說之海藏。邢氏往往襲其文。以入論語。如服周之冕。卽全寫左傳衮冕疏。獨此黻冕。則孔氏備言黻鞞。

之異同以鞞各從裳色無他飾。黻則有文飾其引有
虞氏服鞞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曰鞞冕服之鞞
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
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龍取變化也。天子
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鞞韋而已。是黻始制
于舜。增飾于禹。正足爲致美。切証而邢未知採。若其
述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
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
山川則毳冕。社稷五祀則希冕。羣小祀則元冕。孤之

服自希冕而下。左傳士會黻冕當是希冕也。此禹之黻冕則六冕皆是也。蓋夏后冠制既溼。禮所稱哱收毋追。皆舉其名而亡其實。固止得就周冕約略之。且舜以作服命禹。其後遂爲周服九章之祖。則六冕等制自當依據久遠。以周証夏。非漫綴也。

溝洫

陸清獻公松陽講義曰。書言濬畝澮。在艱食鮮食之前。是治水時事。此言盡力溝洫。是治水後事。蓋溝洫是隨時當經營者。治水時自有治水時之經營。卽位

後自有卽位後之經營。若認作一時事，卽是作司空事，不是爲天子事矣。又須知盡力二字，內有許多斟酌在。不然，便如熙寧之農田水利，不勝其擾。案此論精切，觀邢疏止載考工記匠人爲溝洫法，未嘗關涉治水一語，殆與同見。畎近，洫遠，畎小，洫大。溝洫在畎洫之中，書畎洫是舉兩頭，亦是治水時經營尚略。到卽位後，更就中間詳悉區畫盡善，遂爲三代不易。故此獨言溝洫，言盡力，文家何可葫蘆提也。

執圭

聘圭。非諸侯命圭。命圭。乃諸侯受封時所受于王者。謂之瑞。朝王則執之。以爲誓書。五瑞五玉是也。于列國相朝亦用之。左傳齊頃公朝于晉。將授玉。邾子朝魯。有執玉高卑之譏。是也。周禮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儀禮覲禮。有侯氏奠圭。王撫玉之文。皆國君親執之。所以將敬。非卿大夫爲君聘問所得執。凡卿大

夫爲君聘于王朝與聘于鄰國皆有玉則謂之瑑圭亦名圭而與命圭不同又有璋璧琮之不同圭以聘天子諸侯而璧以享之璋以聘后夫人而琮以享之典瑞又云瑑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覲聘是也玉人亦有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頰聘之文瑑鄭司農謂圻鄂瑑起後鄭謂文飾賈疏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也若本君親自朝所執上文桓圭之等是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蒲穀之文直瑑之而已故云瑑圭璋璧琮說甚明析近婺源江氏承

鄉黨圖考言此特詳其案云大夫聘執瑑圭周禮有明文君之圭非臣所執包氏謂執君之圭誤矣集註偶失檢遂承其誤以諸侯命圭釋之命圭之文見考工記玉人是封國之時天子命而諸侯守之者若聘享之圭璋璧琮聘禮記明言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則異于命圭矣邢氏亦知者侯所執皆朝于王及相朝所用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諸侯聘玉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然不能辨包注之誤廣解執玉之禮引大宗伯

文以亂之。永樂大全不知詳考，亦仍其誤。考朱子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引典瑞玉人文，入聘禮篇，則圭固有辨，但集註未及追改耳。江字慎修，讀書博古，尤長于禮，所著非一種子之掇之，非直以其與私見合，尤尚其不涉詭僻，逞叫呶爲正也。

享禮

既聘而享，亦非概用圭璧。故玉人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儀禮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與覲禮，侯氏既見王，乃云四享。注四當爲

三旗大
行人文皆東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聘禮亦言賓賜
奉東帛加璧享禮器郊特牲並有東帛加璧之文而
不言圭唯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
以黼琥以黼璜以黼注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
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
若皮皮虎豹皮也以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
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是也其于諸侯
亦用璧琮耳子男子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
二王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

卿大夫覲聘亦如之。邢疏備引爲說。江氏曰。按享禮用圭者。唯二王後享天子。鄭此注云。其于諸侯亦用璧琮耳。則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必無用圭之事。乃鄭注鄉黨云。旣聘而享。用圭璧。疏引小行人文。不能辨正。集註遂承其誤。

裘

鄉黨三裘。說者紛紛聚訟。皆各有考訂之長。其實貝
在邢疏中。無庸另說也。今錄其畧。緇衣羔裘。諸侯君
臣日視朔之服也。素衣麕裘。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
夫士亦皆然。故鄭氏注此云。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
國聘享。亦素衣麕裘。聘禮云。裼降立。注引王藻云。麕
裘青豸裘。絞衣以裼之。又引此云。素衣麕裘。皮弁時
或素衣。則或絞或素不定。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
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黃衣狐裘。謂大蜡息

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萬物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于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以其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案：邢疏每多詳臆，此尤明析，其必以

素衣麕裘爲視朔之服者。又具于下吉月節。注云。朝服皮弁服。疏引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是視朔衣素。蓋互相備。今人則又因聘禮注引此經。而言聘服歟。蜡臘本不同。而周禮言蜡不言臘。月令言臘不言蜡。二祭相近。故鄭注臘先祖五祀云。卽周禮所謂蜡。特爲通釋之詞。其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注。祭謂既蜡。三字本斷句讀。說者誤連下臘。遂多緊訟。今之考證。謬採陸埴之說。其前半截。皆卽邢疏所

已具後乃妄攻鄭之混并蜡臘而以月令祈來年于天宗當蜡祭不知蜡乃報而非祈所饗八神豈可言天宗皆適形鄙倍而已疏先言羔裘芻用緇衣則其上正服亦是緇色補出正服今人所未知又帷裳疏謂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補上衣亦集註未及今人但知餘服耳

會同

會同與朝覲別。周禮謂之大朝覲。或在京師。或不在京師。有大會同。小會同。注疏皆以朝受贄于朝。享于廟。覲贄享皆于廟。會同則爲壇于國外。在既朝覲後。朝覲有常期。會同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爲壇于國外。合來朝之諸侯而命事焉。所謂時會。以發四方之禁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而命政焉。所謂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也。皆會同于京師也。其因巡

守征討與田獵所至而行會同。如啓有鈞臺之享。成有岐陽之蒐。穆有塗山之會。宣王之會同有繹。晉文之築王宮于踐土。皆各在其當方之國。所謂大會同也。近秦文恭公五禮通考言之甚核。云周官所載會同之文。不一天官太宰。春官肆師。司几筵。諸職則名之爲大朝覲。蓋朝覲行於國中。所接見者。不過一方一服之諸侯。會同則六服偕來。爲壇壝宮于國外。五等諸侯同時旅見。又有祀方明及盟約之法。皆朝覲所無。故言大也。若在竟外。則六軍之士從行。馬牛犴

六禮糧食畢具大率如軍旅之役故周官每以會同與
軍旅師田並舉誠重之也若諸侯遣使來聘天子使
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則曰小會同故大司馬太
祝太史小史諸職又稱大會同以別之春秋之世天
子不行會同之禮而伯國大侯假行之非周禮之舊
矣案此說詳盡由之以讀周官注疏所言會同諸禮
可以瞭然朝覲于廟已統在宗廟之事中故獨言會
同天子之會同時已久廢故言如大宗伯凡祭祀會
同詔相王之大禮爲上相詩肅雍顯相相維辟公左

傳踐土之盟。鄭伯傅王。注。傅。相。以是相皆諸侯之事。故曰非諸侯而何。又曰孰能爲之大。注。疏。但援司儀之交擯傳辭者爲說。則止是相諸侯。且止是諸侯相朝聘事與會同不切。而宗廟亦止爲諸侯之宗廟。又以端章甫爲諸侯日視朝之服皆不切也。

諒陰

諒信也。陰猶默也。孔安國書傳與論語注同。論語作諒陰。書作亮陰。禮記作諒闇。陸氏音義于陰闇皆云如字。後人讀陰從闇音。字不同。而其爲信默之義一也。自伏書大傳作梁餽。而鄭康成據以讀禮記。有凶廬之說。杜預孔穎達于左傳皆所不取。邢疏亦云然。唯蔡氏書集傳獨從之。集註則云未詳。蓋于孔鄭皆有疑焉。竊以孟子滕文公五月居廬証之。諸侯五月而葬。故云五月居廬。明非三年常在凶廬中。又卽以

儀禮喪服言之。既虞。塋屏。杜楣。鄭云。所謂梁闇。既練。舍外寢。鄭云。所謂聖室。是士喪期已有別。安得天子獨居梁闇三年。鄭說良不足從。故杜以諒陰爲心喪終制之名。其注左。男生不及哀云。諸侯已上。既葬則衰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孔疏備載晉書。杜預傳文及預議云云甚詳。邢疏全襲用之。以信然也者。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也。則亦足以定諒陰之義夫。

晉書杜預傳云。太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煖皇太子亦應除。石詔諸

尙書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旣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旣葬除服諒闇之證也。書傳之說旣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終服三年也。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旣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

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于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遐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非杖經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函以荒大政也。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

羣臣之衆至廣不得同之於凡自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終喪案此孔邢二疏所述支同全不見于今晉書杜預傳中今傳唯載元皇后梓宮將遷于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卽吉尚書

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
闇終制從之則似衆議應除而預特援諒闇正之
者此所述則似衆議不應除而預議應除者故孔
疏亦謂既葬除喪唯杜有此說又言於是內外謂
其違禮以合時預乃謂鄉人殷暢著論申明焉此
亦古說之宜考者考晉書作者有十八家此所述
其亦出自十八家舊本如王隱干寶之流非今所
行晉書者歟故備錄之以存異同孔疏又稱杜議
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然也爲聽于冢宰信然而

不言此數語與今書孔傳亦小異豈孔傳本書杜
蓋竊見之耶抑卽取諸論語注以當之耶且不知
于杜議中屬何段揆其文理似當在周景王段前
爲議首一段其文當云尚書高宗亮陰三年不言
孔安國傳云云然後接以周景王事故下卽接以
稱高宗云云與譏景王云云對也并論于此爲說
古文書傳者添一間端焉

書紳

子張書諸紳疏述玉藻說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
諸侯素帶不朱裏而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緇帶率
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
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
下紳居二焉紳鞞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
緣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緣四寸凡帶有率無箴
功此紳帶之制也案此依玉藻疏載鄭讀之文也王
藻原文脫錯幾不可讀賴康成訂正而明其所改經

字句以此爲最不刊故孔氏一依其注爲先後而邢
因之茲復因而錄之足爲紳考然未詳書之若何古
書未有紙墨玉藻記書笏矣笏可書帶將奚書玩鄭
讀辟字如裨冕之稌謂以繪采飾其側竊謂似可如
字作囊積之辟率卽縗音律謂縗緝也終辟者上下
皆辟之大夫止辟其垂者卽紳也士辟其垂之末而
已此士乃仕列之士故下別言居士錦尙文縗尙質
然則子張是時其錦帶數紳之長三尺則書諸紳亦
刺文于其上歟或曰紳有囊蓋書而貯之

東周

今論語注疏本有闕佚案詩黍離序正義曰論語如
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注云據時成周則謂成周
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于成周自是以後謂
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
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
入于成周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
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
周據時成周也此段疏予于讀春秋稿備論之而所

謂據時成周之注不見于今論語本中其注唯有與周道于東方故曰東周二語卽集註所用疏則云其使魯爲東周乎蓋穎達所引注闕或云鄭注邢氏已不見之矣竊擬以據時成周四字補注下卽以孔疏云云補疏焉今之講家但知至鄭箋鎬京謂之西周王城謂之東周然不若公羊傳言之實出當時名目蓋卽左傳所謂東王西王者平王之東周尙完敬王之東周益辱迨後復有東西周之分而周以亡矣宜孔子所亟欲爲者乎

問事鬼神問死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夫子所以正
答子路之問也可謂至簡明矣而注謬云鬼神與死
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此魏陳羣之說何氏採之
邢疏遂謂聖人不道無益之事集註不免出入其間
其誤由輕舉事字若子路之空問鬼神也者然卽空
問鬼神子猶詳以語宰我而何吝于子路又誤認問
死爲死後之事則舍人道而涉鬼趣賢者豈出此哉
蓋禮有五經莫重于祭古之所爲事鬼神者嘗無不

至則子路之問不爲不切子曰先王之事鬼神莫非
由事人而推之故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惟聖人爲能
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云事鬼也莫非教天下之事
人也吾未見孝友不敦于父兄而愛敬能達乎宗廟
者也則盡乎事鬼之義矣進而問死欲知處死之道
也人有所當死有所不當死死非季路所難莫難乎
其知之明處之當然而死非可預期之事故爲反其
所自生君子之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歸于得正而斃
其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不敢以匹夫之節爲名者

皆唯其知生敬吾生故重吾死也否則生無以立命
死適爲大愚而已則盡乎知死之義矣子嘗言之矣
穆民之義卽所以事人敬鬼神而遠之卽所以事鬼
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死如事生事
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所謂能事人能事鬼也人之生
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所以教知生志士仁人無求
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所以教知死也孟子曰知
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
死者非正命也所謂知生知死也是皆不待求諸他

經可得之者會謂其無益而不答乎又何有躐等之
議也乎

正名

夫子既言名之不可不正而其正之當如何子路未嘗復問夫子亦不復言也于是宋儒著論有謂立公子郢者有謂使輒迎蒯贖者夫靈公之命郢不以正公又沒于郢手郢之義不肯立非矯也聖人何以必奪其節而強使之且以子之皇皇無君甫得一衛君焉任以爲政而子必告諸天王方伯以輒爲不正然之以與他人揆之事勢情理其爲不可何但于迂蒯贖不可以爲人子明矣在輒必無拒父之理在蒯又

豈有當得國之理哉今謂輒能以政任子子固必將有所以裕其非心使悔悟涕泣以迎其父然而蒯遂能泰然受之爲正乎抑又將移其正輒之爲子者以正蒯之爲子乎何輒轉之不憚煩然則正之當如何曰是其理自在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章中也蓋觀夫子以正名答子路則夫子不爲衛君明矣冉有子貢已心喻之而未得其道是時夫子方留衛未去亦未一白其言故冉子私于子貢曰人皆爲衛君耳夫子豈爲衛君乎子貢應之曰諾則已覺其言之近是

而又曰將問所以求其實也不爲衛君則將爲蒯瞶
故人問夷齊而皆以讓得仁則知爭之不仁知夷齊
以兄弟讓而皆仁則知蒯瞶以父子爭之皆不仁矣
出曰不爲非直答其不爲衛君亦謂夫子之無所爲
也蒯瞶知此而俱逃則名無不正矣然而此事固在
蒯瞶之能自求而得之非夫子之所能與與乎其間
世家國大故也骨肉天親也自求而得之則事在一
日之間而可以立千古之命待正于他人其已多所
強勉假借矣他人復不量而輕與之辭有不爲投之

思器而斲之傷手者故第言名之不可不正以明其
理諷其人而不必及其何以正也

中行狂狷

松陽講義曰明季講學家惡當時之多鄉原往往謂
中行不易學恐其流入鄉原不如且學狂狷狂狷雖
有病痛却不失聖門氣味是因中庸不可能便不去
求能也此大不然當日聖門狂狷皆是學中行者也
學中行不成仍舊是一狂狷若主意只要做狂狷其
病有不勝言者矣千古聖學只有求中一法案此清
獻講中庸不可能後一段語可移以入不得中行而
與之章聖人之思狂狷是取其可裁以進于中行並

非以狂狷教人卽狂者狷者何嘗肯自居狂狷曰聖人別之爲狂者狷者使其知去中行尙遠以求進耳然如鄉原則又去狂狷遠而偏自以爲中行終無望于中行且將使天下不復知有中行此聖人所爲深惡其亂德而有取于狂狷孟子又爲之明辨者也明儒之說亦非無見但其欲且學狂狷則失取法乎上之義故陸不然之謂聖門狂狷皆是學中行誠深識卓論足補集註竊更謂狂者進取是有爲之意多未免入于浮夸狷者有所不爲是退守之意多尙不失

爲廉謹後世人才且曰非但中行已成絕學今之狂
益不足以語于古之狂是狂誠不可學求其庶幾厥
惟不爲不潔無動心于會競免失身于邪枉期以循
本分而遠悔尤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亦教人
之先知不爲而後言進取然則與其狂寧爲狷聖門
之所謂又次其後學之進步歟清獻往矣未由再質
猶願世之有志正學者有以益我

兩畫字讀

有投禮天子畫寢之文以宰子畫寢畫字乃畫之訛
畫音詒宰子蓋塗飾其所居如山節藻梲故事而聖
人責之故言不可雕不可朽也說本昌黎集鈿玉懋
觚賸載之不知畫寢第偶然之事文情所有而已干
譏責見聖教之嚴若以士庶而僭天子之禮厥罪大
矣豈聖門所敢出有之矣但鳴鼓之致而第示以不
可乎孔鄭諸大儒必不至顛預無考而朱子漫從之
也觚賸又以孟子宿于畫畫字亦畫之訛畫音獲据

史記國策齊有畫邑人王蠲注畫齊西南近邑者案此音此注集註已載之予謂豈唯此注水經注之引孟子三宿而後出澗并于畫旁加水爲水名矣然今之讀孟子仍如字者以非大義所在也學者讀畫于字畫音呼不可不加考訂者正以彼此出入之間有關經義得失若本文別無不安雖有他說可存亦第當知其然而不必過求異也

兩焉字說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古
注闕釋文焉如字衛瓘于虔反爲下句首疏亦先如
字屬上讀而復述衛瓘讀解曰焉猶安也言十室之
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也言
亦有如我之好學也義得並通故並存焉案衛瓘讀絕
佳深得聖人導誘人意不知集註何以不取今之作
考證者亦引四書備考謂其不說然不如可存參因
憶壬戌前輩江西羅旭莊先生諱暹嘗援衛瓘讀此章

例以論後生可畏章曰此章焉知之焉正可與十室
章換轉讀之後生可畏焉焉如字屬上斷句與無聞
焉句例配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八字句今字卽謂
後生不必無端另插我在內凡言不如有以不及言
者有以不同言者後生學業日進今日之後生所當
來之老成知其必不如斯已也案此說似新異均之
不說孰不如可存參公羊隱三年傳曰以吾愛與夷
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疏以
上不若爲不止如女而已言其甚也下不若方實是

不知道其不賢足見古人體認集註解不如諸夏之
亡也亦不從舊作不及意鄭氏箋詩于焉逍遙讀焉
于虞反今于何處逍遙乎讀書固在人善取也并述
之以示後生好學者

又案以不如今爲強如今本王文成之說然陸清
獻則曰可畏者聖人自言畏之也我今所學幸而
到此地步然年已大力已衰焉知彼後生不兼程
而進趕着我乎我如何不畏他若到四十五十而
我會不聞其有異焉則彼之不如我決矣我何畏

彼哉如今正是他有爲時我如何禁得他住料得
他定甚矣後生之可畏也此所以爲誘進之也竟
坐寶註中我字作直語解亦自佳焦袁燕此本軒
四書說載之與今松陽講義煩簡有異故復別錄
存之

三嗅讀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嗅，噉之訛讀爲噉。江疏拘于本字不復能如杜子春鄭康成之引經正讀，並謂子路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以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其氣而起。此其鄙倍無理易見置之可也。集註乃載爲正說而附晁劉二說于後，且以其爲拱執之義，案共向也。于衆星共之已有明訓，豈無以異也。忽別言執將爲已執之耶，則猶是共具意。將爲方欲執耶，則正是向之而雉旋作其爲色斯舉之義明矣。本文神

理甚活甚直何見其有關文蓋此節書乃喚字有誤
非上下文有關也晁氏据石經喚作戛則從口當作
嘎廣韻嘎嘎鳥聲也故謂雉鳴劉氏据爾雅鳥曰昊
古閱反郭注張兩翅那疏昊昊然搖動則不從口又
從目不從身而相傳乃從口旁昊讀如昊音此正如
春秋沃淶釋文沃水名古閭反而俗本多爲水旁臭
皆加一撇於目上并爾雅昊字亦加一撇昊淶字之
誤類釋文可是正之此喚字之誤直自漢以來孔鄭
包周諸家皆闕解故何晏得爲臆說陸氏第作許又

反邢氏亦謂鼻散其氣朱子蓋知其有誤而未能審
定也晁劉二說皆切情理有來歷可並從第以爾雅
不如石經之尤合今之爲講義者多主晁而共言也
作言與上山梁之言集以合爲時義蓋說經每有
後儒較善于前者而或猶以集註之載注疏可並從
固矣夫

其斯之謂與讀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本是德字
與泰伯章民無德而稱焉句法意義迥殊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注王曰
此所謂以德爲稱正義曰此章貴德也景公雖富有
千駟及其死也無德可稱夷齊雖貧民到于今
稱之以爲古之賢人其所謂以德爲稱者歟皆以斯
字卽指德言直截自然本無疑異不知何時誤德爲
得程朱殆偶憑誤本而多事增易乎其間至今村塾

相沿莫敢他議猶幸監本之未失耳亦賴古說之大
明也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吁可寶哉

或問誠不以富二句曰此自在崇德辨惑章疏云取
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惑也初未有錯簡之疑近安
溪李文貞則又謂可移置德下惠士師章末以下
皆有齊景公而誤也說其詩所然古說自順卽改可
不必而文貞于其斯句未嘗疑有闕文亦可見矣